

例刊告廣

報品

每份大洋二分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格價報定

本報定價：每月大洋六角，每季大洋一元八角，每半年大洋三元二角，每年大洋六元。

丸濁白發科

治一切白濁、淋病、尿道炎等症。功效神速，永不復發。

自來血

補血強身，治貧血、萎黃、心悸、失眠等症。男女老幼皆宜。

海波藥

治一切皮膚病、疥瘡、濕疹等。清涼止癢，不留痕跡。

會蓄儲法中

儲蓄計劃，助您致富。每月儲蓄，即可享受優厚利息。

醫西製秘楷世張

專治各種疑難雜症，藥到病除。地址：上海南京路。

容嬌貌美

美容聖品，使您容光煥發。治雀斑、粉刺、暗瘡等。

脹臟

治一切胃病、消化不良、腹脹等症。開胃健脾，消食化滯。

丸應消應萬

治一切瘡毒、癰疽、疔瘡等。消腫止痛，化腐生肌。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美容聖品，使肌膚細嫩白滑。

館相照昌英

遷移元旦開張。專業攝影，技術精湛，價格公道。

藥聖咳止。司公克霍

治一切咳嗽、氣喘、痰多等症。止咳化痰，清肺潤喉。

片藥補氏安兜

DOAN'S TONIC TABLETS 兜安氏補藥片。補血強身，助消化，長精力。



下海

昔中國迷於戲者多矣，迷之不已，必身其苦。不惟致此病，並欲窮其害中。普名、角、大約分其流別爲三等：科班爲上等，童而習之者也；私坊爲中等，以色市，不必以藝市，而其父兄戚屬皆多爲科班中人；且此等亦未嘗無以藝名者，梅蘭芳、羅小寶、陳雲裳，皆其翹楚也。千於由戲迷而亦馬迷則謂之「票界」，李天一案之友之朋，又誰友？誰友之？優伶之友也。票面者，即今日及引而進之之辭也。然科班中之受吾之懺化，下等、古之「頑童」近裏房與，奉老伶爲師，折節受教，字之陰陽、音之清濁，一步一趨，一舉一笑，皆以眼習得之，不殊於科班之中受吾之懺化，特異日色者，往往自備深具優伶之才，偶爾學步，便自不凡。未圖其有何回春，作何研究，暗探其藝術，非老伶所當折節受教，字之陰陽、音之清濁，一步一趨，一舉一笑，皆以眼習得之，不殊於科班之中受吾之懺化，特異日色者，往往自備深具優伶之才，偶爾學步，便自不凡。未圖其有何回春，作何研究，暗探其藝術。

偶一無有所障礙，望下塵客，以其爲數百年來美術家、或政家議員諸生等等，無一爲之，不得常見而聞問也。或其中有一之婢女，好成子之一，極盡溫柔，揭而起彈雷鳴矣！目撲中心婦女耳食者，亦無花無葉，報紙復相與游揚焉。猶歌者有辦慈善事業者，可知號台而後已。則情入介紹，語實忠誠，誘其獻身於舞台。「頑兒童」而知其動力之大，可得金錢，亦可沾沾諒其獻身於舞台。「頑兒童」而知其動力之大，可得金錢，亦可沾沾諒其獻身於舞台。「頑兒童」而知其動力之大，可得金錢，亦可沾沾諒其獻身於舞台。「頑兒童」而知其動力之大，可得金錢，亦可沾沾諒其獻身於舞台。」

之以可以呼座也，以包銀速支，其傷心之名詞，則曰賣錢袋，亦其得意之言。名詞也，文言之則曰「下海」。下海之後，盛譽與報章詩讚贊之有發意之日，輟紙盤格以繩之曰「某某之架」，聲不如科班。某之墓制，容不如私坊。若不能體僑胞顧盼之矣，其班主則能命令之支配之，其他之優伶，直自爲前驅，而以俄輩置之，蓋下海者如是其慘也。

豈惟優伶，婦亦然。都門販七奶姑家往來之傭人，若某小姐，若某姨太，皆娼中之累友也。吾聞其中人物，亦有故妓及而爲娼者，門前冷落車，敲囊之未得救濟者，亦誰非人才，俱遭一轍，撒露頭角焉。及使之組一鞭不振，無以異於前之人也。惜乎不能移爲愛人也。

大雄論說之作。可謂窮其形矣。竊謂似有不盡。妄爲增之。銳鑑成自舶來。其質亦有良惡。若哈哈銳鏡者。故作凹凸。以幻百形者也。質有獨而薄者。造以爲鏡。其照影也。非缺其不齊也。而照者成曰非我。非欲其不薄也。而照者成曰哈哈眉目。非之不肖也。斯質之不良耳。良者所謂磨其鏡。而磨者鏡者。照影誠肖矣。妙矣。伎家懸於榻。若隔楊迷迷樓中之烏銅屏。而磨者鏡者。尙堪一顧耶。獨江海之表。有水晶鏡。清而堅。明而不暗。然其所照者。尙堪一顧耶。獨江海之表。有水晶鏡。清而堅。明而不暗。富貴愚之。惡者納山川。之魅。無所不藏。其盜賊無所藏其盜。威武不能破。富貴不能移。納山川。之魅。無所不藏。其盜賊無所藏其盜。威武不能破。萬千。伴日月。驅風雲。斯真鏡之大者焉。邊云乎良不良哉。有欲觀此鏡者。吾輩到市平街品瓶社。大雄室中。志君若。

吾輩到市平街品瓶社。大雄室中。志君若。

必清用必堅。懸必明。善惡有時。斯無間然矣。

局先生其體魄也。其絲則牽之於眼局者乎。故有爲先生之資格者、往退而爲隱居、竟類至矣。雖先生之留駐送客、反擬自主之權、亦惟眼局之命是聽耳。則眼局爲吾專之矣、中山先生向不以治辦事務、而爲劉、鄭兩合掌子中之道妙。中山先生嘗爲大總統執、如各報稱所載、乃欲黎黃波作大總統、而有德之劉、黃波以總辦者也、中山以才勝者也、空之中先生之美、比之於有德、其眼局之做手、則非才不行、中山既利用黃之英、而其才乃得所盡揮而益彰焉、有先生之資格者、而不爲先生、有統之資格者、而不爲總統、蓋虛席名而重實蹟者也、中山誠人傑哉。

南歌偶詠

(凌露白)
(北京寄)

前昨兩年、京班以楊小樓余叔岩許德義之中興社、與陳德霖王鳳卿梅蘭芳之喜華社、爲兩大巨流。若本固同勢同班、後因漢口一役、爭戲碼不相符、遂致拆夥。而與小樓結合、小樓即開芳班、今世號稱「大舞台」者、皆由該班轉鴻漢、中興社違約、弄仲衡謝小培王又宸、皆不能支、而小梅與許明園主、發生意見、乃由梅氏隨員齊姓、奔走於小樓、獲楊梅合資計策、成班於上座不佳、易名崇林社、舊習奇昂、梅不肯收演大軸、又不肯折衷、故班上文明、閱派已售四萬餘張、梅不取演三、二日耳。時地變、故上座不見佳、閱派已售四萬餘張、梅不取演三、二日耳。與梅配戲多年之丑角李敬山、二名頂、關於燈面漸近歲、年甫旬也。且日登場、頗能出位、而任聲極優。自應題文解韻詞句、亦多淺俗。甚至扯亂句、離首不可解、王長林之雅態、張文鳳之冷過、蕭二三順之其至均非李適所能夢見也。丑角爲呂占稽家之道、諛語插科、能出奇以制

十年癩頭十日愈

日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
春明日刊
附錄有星君得紅雲海國瑞應奇蹟仙書
南疆半夢病嬌等數十人馬寄每份大洋
一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說集新出版。書爲序。贊贈。予
目爲黃葉。俾其再版印也。丹翁
介紹大鼓詞。此書乃社友天
▲五先生所贈。皆爲先生所
即本。好事者不可不讀也。在舊民圖
書館印行。承周劍雲先生先後惠贈
三冊並謝。

頃由段氏先生、交來北京不平人來函、茲特錄供衆覽、

小隱先生有道、頃讀北京惟一日報、見柳氏有道、無聊氏、又有誘我爲文字、詩如剪髮、登閣閣、並命撰文致啟、以警狂吠、無任企盼、敬請鑒察、不平人啓、

按函內之梅精、無聊氏、似皆指譚子而言、誘我爲文字、即商榷所載之「異說小隱之評劇」、譚子代爲翻校、於惟一日報者、也、此文署名「藝文」、

作「何異之有」一文、載諸工商自由鐘、不平人當未寓目、然以相識之人、遠道貽書、助我張情、固可感、心交尤足稱、遂以一文爲答、自任人心、忤惡如不平人此函、異所謂公道白心矣、總之梅蘭芳之髦、稍有優心、總不能稱爲佳伎、

欲以隻手掩蓋天下人耳目、而解紛之械、況出諸天下人之口、而「梅蘭芳」之評劇、雖「拙作」、一經刊載、爲數無幾、以俗、

○北京不平人表函 (贈)

公
隨
涵

小說
花蝴蝶
蝶

「哥，他們逼我這樣做，假使我苦」

夫、屢勸伯濤、可以不時到上海遊玩遊玩、遇
事業、上海地方、規模闊大、氣象寬宏、究非杭州
、須想到上海舌動、今天恰巧、幾立上

(三) (對三月) (號報)

却說丹特自與樂歸來，進到客室
門首，腳步聲響，已驚動了屋中的
那個女子，一便是落閣和那女賊落
胸疾忙命女賊隱身樹中，自己却祇
伏在沙發之後，丹特進入客室，見所
陳器皿，狼藉縱橫，堆在地上，大吃
一驚，知道必是有賊了，正欲搜索，
忽聞沙發後有人呼吸聲，向前看時，
却是一個妙齡女子，丹特便叫她出
來，那女子款款的走了出來，彷彿羞
愧地面，丹特問道：「你來做賊，難
偷東西，他們便要處待我打我，
至要脅我的性命，所以不得不
說，說伏身沙發上，大哭起來，
聽了她這番話，見了她這副姿容，
動了憐愛的念頭，不由得呆呆
是看着她不發一言，
那樹中的女賊，從樹縫中看見
神情，又聽了她這話，語言不禁
地罵道：「好個狡猾的女子，原
了我法去騙人呀！」正待撲出
去，見丹特又放了落閣道：「你什
字？假使我又同你落閣，以後你

此特早祇種暗套名水
 沽飲帝幸而過時、相傳其防故家陳氏、蓋僅祖模鳳之說、當年父老、咸引爲悍官掌七言言之律津流有餘味、張少吾年廿七歲、讀得如響、好談、告吾母之軼事、罪惡俱丹徒、張公玉書適退休家居、陪客微行鄉外間、苦肌共就一處戶宴食、雞人付出、承應者爲一步趨、出餅餌難分、紛紛陳列、婦嫗飽吮既匹、張顧而笑曰、汝誠可兒、當繼吾爲螟蛉女

秋
 袖出一扇、贈婦。且曰、台要娶入城、否則非徒勞跋涉也、絮婦之夫忽以戲爲命、故、將論抵紙、無賴驟不忽憶遠張公非常人、乃藏扇於懷、往、乃知爲相國、聞人侍屬不敢入服、服與夫人對坐、閒話不置、大婦對婦行三跪九叩禮、公主也、詢何事見訪、婦告曰、

張伯瀾說：『做個東道主人，想他們吃不飽，便把她舅弟何伯濤請來，陪客。先與他介紹幾位朋友，往後可以相交。』何伯濤坐了自已包車，來板兒巷張宅，僕人引到花廳上，說：『聲何大少爺來了。』揭開門簾，只見張伯濤有幾位朋友，在那裏談天，有兩位是杭州本城的朋友，何伯濤認得的，有兩位却是生客，心裏忖思：『這兩位定是上海來的。』張伯濤見何伯濤進來，便立起來給他介紹，說：『這位是上海華大藥行的經理，王佩先生，那一位是上海市上雲莊的經理，劉卿先生。』兩位是接海來的，又同奚陵兩位介紹何伯濤，說：『這位是舍表兄何伯濤，是杭州紳士，奚陵兩位又何何伯濤致敬。』王說：『只等胡梅翁到，我們纔可以了。』一回兒，又吩咐管茶，打電話到城站旅館，問第七號的胡老爺出門了沒有。

報之盛也。蓋此等人物，正不知何處去矣。杭州人士：祖父是前清官宦，留下的官簪俱爲豐洛公父親於五年前去世。少爺時代的好光陰已漸漸過去了，靜中思動，因恨紙日間無事，無所事事，有何意味？須得謀個職業，一來也可見家風；可與世周旋，二來也可得幾個朋友，可以廣通聲氣。三來與其株守家園，不如出外營生。周伯伯是個朋友，還是中學堂畢業，國文精通，英文雖然是死板了，要是普通英語還可以用勉強搭幾句人品也極漂亮，年紀在三十二、三左右，正是個適有爲的人物。那年恰當民國十年三月初旬，約在舊曆十二月經過蘇將軍的時候，那天天氣忽然如飛，別說狐裘貂冠，穿件毛氈，連那輕棉絨的衣服，還教人看得汗流如珠。過了幾天，又驟然一冷，強纔撘掛，絨的衣服，這等人物，那時候最易生病，飲食起居，須要格外留神。一天春雪，大家說這種天氣最容易生病，伙食起居，都要格外留神。客裏請吃春酒，中所請的客人有幾位是從上海來的，都是金銀器。

上列這一段文字，和風起雲湧，急爲發達，第一省前部在客裏中

乘樂至忽是

了郎

高

忠

張

得

總

後

日不難、立即隨函報知縣、知縣大驚、乃出其夫於獄、而以他人派罪、執死刑罪、故當時有半個騙馬之謠、蓋指此云、

是

春江花月錄

（雲閑）

前花園貌部總長含朝氏、自下野後、退居郡邸、於新春正月二日、舉一鵝、容貌酷似其母、惟含朝所歟、竟不認此子爲彼所育、悍然棄之復顧、含朝長自嗟遇人不淑、而牌子又爲本

居工部局抽去、擬於臘月後、束裝北上、重復出山、想京華道上、必有解迎者、斯人不出、如恆生何

敬賀

品報通紀念

金湘娥

（二）

（校轉裝）

代傳北京出版之

明日刊

五洲分門每份銀元二枚

三册附贈

▲介紹民衆說集 姚民哀先生所著
說集新出版 爲序 敬贈一
冊 爲黃葉脫去讀之 盛讚佳
品 俾其再版印行之 (丹
介紹大鼓書 此書乃天津
五先生所可 亦在民衆
脚本 好事者不可不讀 在民衆
書館印行 承周劍聖先生先德意贈
三册附贈

射虎揭曉

小開 射東方之日兮 文祥芝君(贈筆二枝)
射東人之子 文祥芝君(贈新辟第二期)施濟羣(贈筆一枝)

蔣樹堂君(贈黃箋紙一張)
又謝不敏者射中兩條(贈綠冷金箋一張)

射中者除獲郵遞先列名額贈外，後至者亦加薄酬，諸品已交晶報社，著
傷人持寶蓋印條條，到社取贈，區區微忱，聊以佐興，原不值大雅一晒
也，索白。

附告者：前臘末中，尚有四條，再限十天，先到有贈。

可知，但陳此語曰：「你問我，我問誰？」天下紛紛都是賊，已下的尚有一二，爲國難言！讀者，談者已忘之，其大意則誰互相殺之事已，乃中國太平之日也。曹氏之，頗爲懷然，張作霖亦逃匿，遇事要事，必於六壬課，直將開戰，張召日至，使占之課曰：宜助直，張未果信，使再占之，課曰：不助直，將有奇險，張謂未盡信也，越日，小徐謀張之事，張始歎服，遂返奉天，翌日者俱往，又使占之，曰：險未已也，越日姚步瀛運動師之事，發張奇之勇，乃亟出兵，助直攻賊，果占絕對之勝利，遂奉此，此乃爲謀神，留居署中，祿遂奉事，又爲謀差七八處，月祿不吝，此正所謂神仙游說之筆也，然客又自說其說，謂張事，曰：先占胡某，果，謂某預謀，凡至，西

即小以噓大，聲聞清遠，斯爲上乘。李則一身俗骨，只知涎皮粗臉，磨面
連篇，加重火色，藉以取媚，積久取憎，人亦覺其無味矣。

紙上風流春下寨。劇憐綺語太紛陳，一重公案昨聞克。來爲三半作替人。
本報以所載寶蓋園宮秘史，詳述陳倫浩佛之種種穢行，爲洋場惡道，斯
干涉。與去年寶蓋先生之愛司光鏡，以描寫張三半新台故事，兼繪
文字之獄者，先後如出一轍，可謂無獨有偶。

聞說新台繪事殊。蒙爾形勝亦方圓。猶他邪夜香金裏，却畫名宮寶蓋園。
涵秋之繪事光鏡，所以構成文字獄者，爲張三半與其子婦，討論地
理，卽就肢體間隨意指畫之一段妙文，及今思之，猶堪令人絕倒。

靈學小志 (蘇龍)

入至千餘金，可謂曠世之奇遇矣。
自直皖戰後至今日，張所事事，咸聽
命於大六壬課而後行，連綿故亦必
問也。此張之盟兄某都統所過以告
人者。